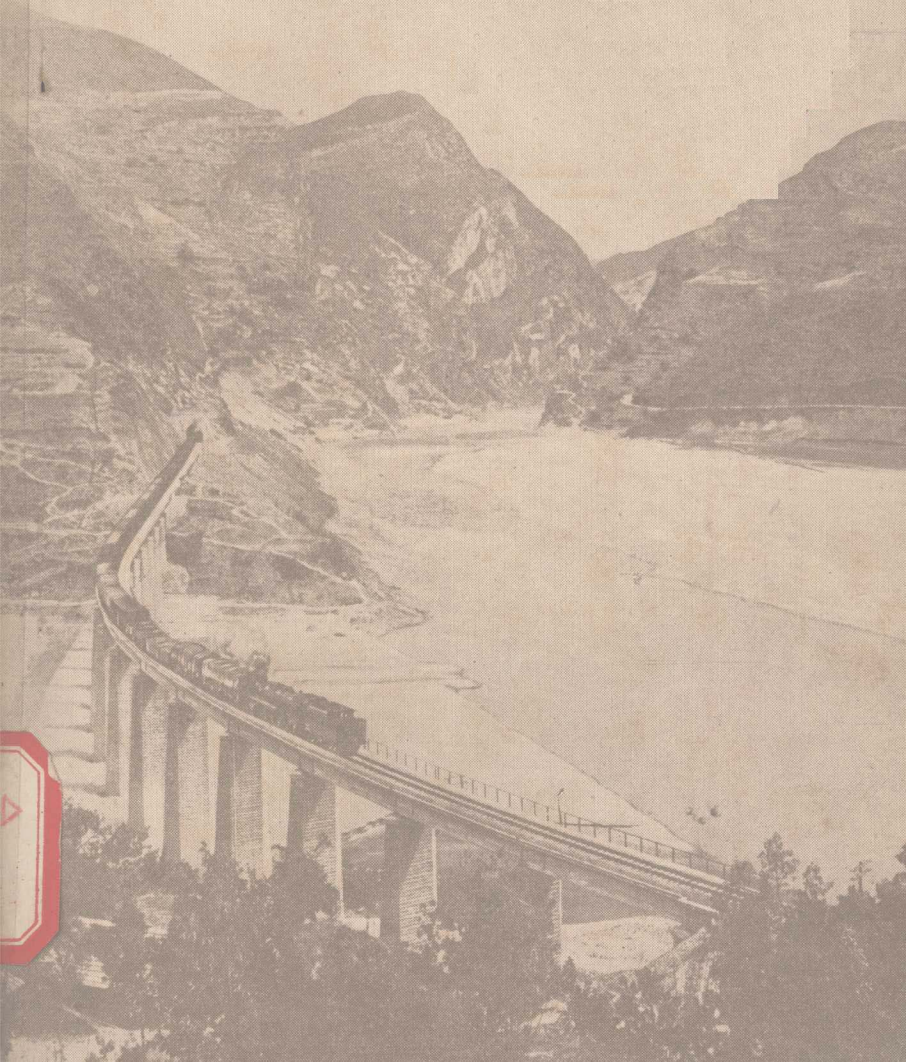


初訪黃沙河



初訪黃沙河

王余等著

重慶人民出版社

初訪黃沙河

王余等著

*

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號

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frac{1}{2}$ 字數32千

195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6,500

目 錄

宝成路散記·····	杜鵬程(1)
火車飛馳在天險蜀道上·····	承鐸 集良(11)
初訪黃沙河·····	王 余(19)
峽谷的風·····	王 余(26)
当接軌的时刻·····	王 余(40)
永不凋落的青春·····	孙靜軒(46)

宝成路散記

杜鵬程

最近，我乘鋪軌的工程列車，通过秦嶺山区順嘉陵江南去。

火車从宝鷄出发，順着几公里平坦的綫路，向秦嶺前進。这时我望着秦嶺的万重山巒，感到奇異。几年來，好几万人以劳动、心血和生命創造的偉大工程，簡直看不出什么名堂。远远望去，只能看見一座座山上，露出片片巴掌大黃土，像是有誰在山坡砍柴隨便搬掉几塊石头似的。其实这一重重的大山，已被掏空。看！我們乘坐的火車，不是以很快的速度在大山腹中盤旋上升嗎？

我在这一帶工地住过一个时期，这里的每一个工点我都多次去过，可是当火車一進入秦嶺山区，我便懵头轉向，弄不清东西南北。只見火車时而在这边山上，时而在那边山上，时而繞圈子，时而突山而出，猛一閃亮又鑽入黑洞洞的長隧道里了。同行的工程师不停地告訴我：“現在升高三百公尺了……現在升高五百公尺了！”过一会又說：“現在升高八百公尺了，快过秦嶺大隧道了！”

火車在大山腹中急馳，冲击着隧道里的空气，空气又微微冲击着敏感的耳膜。現在是盛夏，可是当火車通过这一个又

一个的隧道时，乘車的人还觉得寒冷。在这地層的深处，火車卡——登、卡——登的响声急速而巨大，汽笛的長鳴声也特別雄壯而宏亮。这一切使人想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使人强烈地感觉到时代的脉膊和社会主义事業前進的速度。

火車通过著名的秦嶺隧道到达东河桥車站的时候，我和同行的人爬上秦嶺高峯。在这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从这里可以看見渭河边的宝鷄市。据說，从这里到宝鷄航空距离也只有二十几公里，可是鐵路从宝鷄伸展到这里就有六十多公里。

*

*

*

人总是特別关怀自己熟識的人，总是特別热爱自己熟悉的地方。我站在秦嶺高峯上，望着嶺北的清姜河河谷，又一次体验到这种心情。

清姜河河谷里，有許多茅草屋和大大小小的工棚。这是修筑宝成路北段的干部和工人們住过的地方。不久以前，这些茅屋和工棚还住滿了人，現在除了少数职工在这里做收尾工程以外，大多数人又急急地赶到其它地方，去征服那更險峻的大山和更急湍的河流。他們当中大部分人都沒有來得及乘坐一趟通过秦嶺的火車，甚至於沒有來得及把这全部工程仔細看一遍。惟其如此，所以人們总是以崇敬的心情想着他們，从他們身上吸取思想力量；連他們住过的这些茅草屋和工棚，也能引起人們的激情和深思。

在这些茅草屋和工棚住过的人，熬过多少夜晚，开过多少会，划过多少圖表，寫过多少数字！

在这些茅草屋和工棚里住过的人，一尺一寸地打通了多

少大山，一鎬一鍬地搬掉多少高峯！同時他們的雙手又磨斷了多少鍬把、鎬把、磨細了多少鐵撬棍。

想到這一切，有許多人的形象就顯在我眼前。

我記起一位小隊指導員兼支部書記。這是個自小就做工出身的人，又在抗美援朝的戰爭中建立過功勛。這樣的人，你見過他一次就永生也不會忘記。你和他面對面坐上一陣，你就會不由自主地在心裡反復地檢驗自己了：“我是怎樣工作的？我對這沸騰的建設生活貢獻出些什麼？”我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忠誠、正直而且初次見到什麼人還顯得非常拘束的人。於是在他那僅有一席之地的小隊部里，我們經常圍着火爐交談心思，有時雙方都默不作聲地聽着深夜暴風雪的吼聲和開山的爆破聲。我逐漸發現這個人時時都在想着他擔負的工作，時時都在捉摸着每個工人的思想狀況。比如，工人們一下工，總是擁擠在隊部，依偎在指導員身邊，大伙每天都在一塊生活，但是每天都有多少話要對指導員說，家裡來了什麼信，夜里做了什麼夢，突然產生了什麼情緒，腦子閃過什麼可笑的念頭……許多人同時說話。談話聲、笑聲，突然某一個青年工人擠進來唱起了家鄉的小調或是吹起了口琴。……指導員不言不語滿有興趣地聽着這一切，而且在思索着什麼……。有的時候他睡下以後，猛然想起了什麼工作，就立刻爬起來，在本本上記上幾個字。他要到上級機關去開會的時候，便抽空到路過的農村去調查，或者和路上碰到的農民邊走邊談，細心地調查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情況，記下這一切，以便向小隊里那些來自農村的臨時工進行教育。他要給工人們講話或者準備

給某一個工人談話，事先他都把自己要說的話，反復思考過。他要从身边那些数不尽的活生生的事实中，挑选最突出的事例，通过这些事例去闡明崇高的理想，去打動人們的心，去激發人們的斗争热情。他这个支部書記和支部的各委員以及小隊里的不少黨員和積極分子，都善於做人的工作。因而这个小隊變成了一個熔爐。有各种各样毛病的人，在这个小隊工作和生活一个时期，差不多都變成積極生產和努力向上的人了。这个小隊是在隧道外边担任改移公路、水溝和搜集砂石等工作的。他們除了完成本身担任的繁重的生產任务以外，从1954到1955年來，先后共接收臨時工共十九批一千余人。他們使这些人習慣集体生活和热爱建設鉄路的艰苦工作以后，便一批一批把这些人輸送給在隧道里工作的各个兄弟小隊。要使这些祖祖輩輩从事个体生活的農民變成一個工人，需要做多少細致而艰难的工作呵！在宝成路北段工程开始的一二年，总是春節快到了，“思鄉病”就流行起來了；庄稼快成熟的季節，臨時工抱着開山鑿嶺的工具，苦苦思念着家里的几畝土地。如今在这个小隊工作和生活过的臨時工，已經有許多變成“見山開路、過水搭橋”的熟練的鉄路工人了，有的還變成征服自然界的优秀的先進生產者。而且幾年來，在隧道工作的几个兄弟小隊，因为隧道里地質复雜，經常渡水綫、搶坍方，工期緊迫而任务繁重，於是他們把本單位那些一貫不服从領導、一貫不遵守紀律的人和身体弱不適宜在隧道內工作的人挑出來，一批一批送到这个小隊，讓他們來改造和訓練。这个小隊共接受了十六批这样的人，每批少則三五人，多則四五

十人。这个小队的支部書記、共產黨員和优秀的职工以自己的心血灌溉別人的心灵，使落后的人理解了对生活的責任，使身体弱的人健康强壮，然后又把这些入輸送到兄弟單位去。

我还想起了一位工地保健站的医生。他和保健站的其它几位医生、护士，曾經住在山溝里的那个工棚里。

有的医生，他高明的医術可以使人感激，淵博的学識可以使人尊敬，但不一定是叫人永远难忘的人。而此刻我想起的这位医生，是位平常的医生，他时常披件旧衣服在工地里跑来跑去；朴素得像个普通工人。他治病的时间不算很久，并且沒有受过完备的医学教育，可是工人却以自豪的神情傳誦着他的名声。

1954年末到1955年初，宝成路北段工地，猛然增加了好几万临时工，这窄狭的山溝里到处都住滿了人；而且这些人來自農村，沒有过慣集体生活，衛生習慣也差。伙房、工棚，都是又乱又髒。生病的人很多。各工区的保健站，每天都挤滿了看病的人。

这位医生和他的助手們，又要背上藥包爬山上坡到各个工点去工作，又要爬在那小工棚里的藥箱子上办公、看病；日夜熬得眼发紅，而看病的还越來越多。他們非常焦急，不但因为医务工作忙碌和艰苦，而且因为看病的人多，工地出勤率就低。这是重大的事情，要知道，每个工人每天應該創造多少生產价值，那是寫在工程局的計劃里的。坐在工棚里看病，背上藥包出去看病，以舍己的精神几天几夜坐在一个生病工人旁边打針、灌藥，也不能根本改变病号多的狀況。怎么办呢？这

位医生和他的助手們，看見工人下工，立刻就要求小队指導員把工人召集起來，好給大家上課。在黄昏时候的山坡上，在工棚里小小的油灯下，急切而滿头是汗地講什么病从口入，講什么个人卫生、伙房衛生、工棚衛生和环境衛生。这里講完，又連忙赶到另外一个地方講。有的工人很用心地听，有的工人听着听着头低在胸前直拉鼾声，有的悄悄溜走了，有的在低声埋怨：“这个医生大概是閑得发慌，別人劳动了一天，他倒抓學習時間來講这一套了！”講話效果不大，另想別的办法。

这位医生和他的助手在工人上工后，就去帮助工人收拾工棚，把被子折好放整齐，把破襯衣髒袜子卷起來放到一定的地方，把鞋子有次序地擺在床下，把牙具、碗筷放在床板上用报纸盖好，然后把床下的土扫出來……工棚干淨、整齐了，人進去覺得舒暢了。第二天这个工棚又乱了，这些医务工作者又來收拾了，第三天这个工棚的工人們就把保持工棚衛生的問題当作嚴重而緊急的問題來討論了。大家每天动手來整理工棚了，衛生值日員建立起來，有髒衣服很快就洗，破鞋子不准乱丢了。一个工棚如此，个个工棚仿效。……这位医生和他的助手又到伙房去了，抓住炊事員的手帮助他剪指甲，撈起炊事員的圍裙就出去洗。人口快过風，別的炊事員听到这消息，立刻自动剪指甲、洗圍裙，把菜洗干淨，……誰好意思讓那位医生和他的助手來和他們打交道？然后这位医生和他的助手就去帮助工人挖廁所，打扫廁所……后來工程局党委和工地各級政治工作部門曾发动了一个大規模的衛生运动。也把这位医生和他的助手們的事迹廣为傳播。去年夏季，在这一

帶的工地你會看見許多以衛生出名的灶房，你會看到有些工棚周圍變成可愛的花園……。

在這偉大的建設中，該有多少這樣的人：他們有的是行政工作者，有的是政治工作者，有的是工程技術人員，有的是材料員、會計員，有的是運輸工，有的是風鑽手，有的是司機……從外表看他們並不特別引人注目，彷彿也沒有什麼特別重大英雄行為，可是他們渾身滲透着社會主義的熱情和毅力。他們不聲不響，任勞任怨，廢寢忘食地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挑起那繁重的責任担子。

*

*

*

東河橋車站上有人揮動小旗，火車在叫喚，我們從山峯高處跑下來，乘着工程列車繼續前進。

秦嶺是黃河和長江的分水嶺。過了秦嶺就是向南流去的嘉陵江。嘉陵江中游便可行船，而下游則是浩浩盪盪的大江，但是它的上游却是很小的溪水，在枯水季節江水僅能沒及腳踝，彷彿只要人抓住這嘉陵江的尾巴，就可以把這條大江提起來。我們繼續前進，這一帶的山勢不太險，川道比較寬，沿途人家也比較多。火車沿江而下，時而穿過隧道，時而在江岸高高的路基上駛馳。行進六十多公里過了雙石鋪，前面凶惡的大山擋住了去路。嘉陵江鑽入了山峽，火車鑽入了山峽左邊的隧道。這山峽就是以險要出名的靈官峽。過了靈官峽以後，江左岸鋪軌隊的職工在緊張地鋪軌、架橋，火車的叫聲，長久地在山嶺中迴盪。江右岸的公路上，拉材料的汽車，一輛接着一輛急馳着。

我們順着公路到了寶成路中段和南段相接的黃沙河。在接軌點上立着一個牌子，上寫“寶成鐵路接軌點”。這個牌子以南，做好的路基上鋪上了道碴。據說，南來的鋪軌隊很快就可以到這裡，這個牌子以北，有近二十公里地段，工作量還很大：有的隧道正在襯砌，有些地方路基還沒有填好，那一再刷過的边坡還不斷地坍方。而北邊來的鋪軌隊的火車的叫聲，這裡勞動的人已經可以聽到。工人們一聽到火車的叫聲就焦灼起來了。難道可以把鋪軌架橋隊那急馳鳴叫的工程列車擋住，說，我這個工點還沒完工，你停留一下？難道可以埋怨社會主義的速度太快？

現在，這裡是寶成鐵路最緊張的地段。這裡吸引着寶成路所有職工的心。載滿人的汽車一輛又一輛向黃沙河以北的工地奔來，每輛車上，都插着“青年突擊隊”的旗幟。這些青年生力軍，都是在寶成路其它工地開山移河，建立過大功，獲得榮譽的。他們像火綫上的援兵似的，來破這寶成鐵路的最后一關。這個地區的山坡上、河灘里到處搭起帳篷，萬余人在這裡英勇勞動。工人們分作三班上工，每天二十四小時，一刻都不能間斷，白天黑夜，爆破的吼聲搖撼着羣山，激蕩着嘉陵江的急流。時間，在這裡是寶貴而具體的。工程進度表上每刻每時每日都顯示着它前進的腳印。工程隊隊部像個作戰的指揮所，夜深時電話鈴還在不斷地響着，幹部們一面听取下邊的報告，一面研究工程中的各種問題。6月4日，上至工程隊的幹部下至每個工人，都計算着：再有四天——6月7日，便可以讓火車通過這段地區，迎接7月初的接軌，可是前進的道路

是如此崎嶇与艰难。雨季和洪水比往年都來得更早、更凶。

6月4日晚开始下大雨，一直下到6日上午，嘉陵江的水暴漲了，濁流翻騰着，大浪冲撞山崖，有許多桥梁被冲断，河灘里采集的片石、砂子、碎石和水泥、材料，全被冲走了。干部們冒着雨在工地來回跑，渾身淋得透湿；工人冒雨工作，滿身都是泥漿。調度室的人不断收到沿綫坍方的报告。6日下午雨停了，被云雾罩着的山嶺顯出來了，好像太陽就要出來。可是6日晚，瓢潑似的大雨又來了，而且一直下到10日，洪水漲了五六公尺，这山谷可以立足之地，都被洪水吞沒了。工人被赶上陡削的山坡。职工家屬被洪水从小棚子里赶出來，抱着孩子站在山坡上淋雨。从站兒巷車站向南八九公里的地段，坍方近十万方。嘉陵江上所有为工程服务的便桥全被冲走。桥被水冲断后，数千工人被隔絕在江对面的工地里，一直被隔了三天，衣服透湿，沒有鋪盖，而且断了粮。工程队的干部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江面上拉了一条鉄絲，往对面工地送米，每次只能送五公斤，这簡直是杯水車薪。于是有的工人熬一点稀飯喝，有的拉住繩子，爬上高峯，鑽过森林，去到当地老鄉家里找东西吃。……6月11日，雨住天晴，因为沿綫坍方，工作量大大增加，沒有砂石，沒有材料。干部們当中有的人因操劳过度臉发黃，眼睛紅，声音沙啞，工人們有的睡在隧道里，有的因帳篷被水冲去而在公路上露天睡覺……但是全体职工終於克服了种种困难，6月21日鋪軌架桥队通过了这个地区。現在黃沙河接軌点在望，可是从20日起雨又下起來了。大自然呵，在我們前進的每一步路上，你究竟要向我們索取多少代价！現在，

河水時落時漲，工程隊調度室接到報告，說有一個工人被水吞沒。我在河邊看見有兩個屍體沖下去了。這些人，也許是經過長久的戰爭考驗以後轉業的戰士，也許是打通過很多大山的老工人，也許是來自農村的民工，總之，他們用自己的汗水澆灌了寶成鐵路以後，倒下去了。職工們失去戰友，遠方的某一個家庭里失去了親人！聽說寶成鐵路修成後要修建紀念碑，即使不修建紀念碑，難道人們還能忘記那些為我們創造美好生活而付出生命的勞動人民？

6月22日於寶成鐵路工地

火車飛馳在天險蜀道上

承鐸 集良

宝成鐵路在今年6月間，即可南北接軌了。宝成鐵路是條不平凡的鐵路，沿綫人們親切地稱呼它為幸福之路。在宝成鐵路全綫通車前夕，我們能有机会乘火車從成都到宝鷄，在沿綫作了一次旅行，這是特別令人感到幸福和興奮的！

宝成鐵路的起點是八百里秦川的西部重鎮宝鷄，終點站是川西平原的心臟——成都，中間經陝西、甘肅和四川三省，全長六百六十八公里又五十八公尺。沿綫除極少部分是平原和丘陵地帶外，其餘都是險山惡水和五、六級以上的地震區。它要穿過高聳入云的秦嶺和橫亘數百公里的大巴山脈；修筑了二百八十五座隧道（包括明硐）。鐵路綫連續跨過嘉陵江、涪江等河流將近千次，架起了九百九十三座橋梁。路基土石方有六千三百十萬〇九千一百〇五立方公尺，可繞地球1.7周。另外有比城牆還堅固的擋土牆二十四萬四千〇三十九立方公尺，和九百九十九座涵洞。

火車從成都車站一開出來，就奔馳在川西平原上。6月，是川西平原最美麗的季節，在連綿起伏的田野上，到處是一片蔥綠，秧苗長得一尺多高了，綠油油的發出清香的氣味。川西平原江河縱橫，溪流密布，掘土三尺深就有泉水浸出，所以這

一帶的橋梁和涵洞非常多。駛過川西平原就快靠近山區了。我們從窗口向外遙望，遠處山巒重疊，高峯隱沒在雲霧中間，快到黃許鎮附近，山勢就更逼近了。在一個險峻的山嶺上，有一片茂郁的松樹林，有人告訴我們：那就是三國時代張任射死龐統的地方——落鳳坡。從綿陽到江油鐵路沿綫，雖然周圍都是羣山環抱，但這一帶中間卻是個很大的平原——中壩平原。中壩平原和川西平原一樣，同是“天府之國”有名的產糧區。在這一片遼闊的田野上，出產大量的稻米、小麥和油菜，生長着全國罕有的名貴藥材附片、麥冬、蟲草，以及重要的工業原料與出口物資杜仲、芋片、生漆……過去由於交通不便，除部分由汽車運輸外，多數是人挑馬馱或是用板板車、雞公車等落后工具運往外地，這樣不僅成本高，同時有很多土、特產品運不出去。

寶成鐵路通車後，就改變了中壩平原和附近山區的經濟面貌。目前沿綫各地都在忙着修倉庫、調運糧食，準備把過去從川江出口的物資改由寶成鐵路運出。川糧改變了歷史上的流轉方向，這是寶成路給我國經濟生活中帶來的一項重大變化。同時，通車以後，工業品增加了新的進川路綫，供應將更擴大、更及時了，物價幅度也將顯著下降，對於今後四川地方工業的發展和提高，也將是很大的刺激力量。

這一帶的鐵路沿綫，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扛着三角架、背着水平儀的人們。這些人到處奔忙着，鑽探勘測，這是開發中壩平原和附近山區的信號。火車從各地運來了大量的廉價的工業品和各種各樣的機器，支援這裡的工業建設與農業生產。

新的工厂和礦山正在修建或是在准备修建中。新的城市也一个接着一个的建立起來了。馬角壩原是中壩平原北部山谷里的一个荒涼的小鄉鎮，僅有零零散散的一百多間破房子，現已成為寶成鐵路的一个中型車站，街头上出現了成排的樓房，有人民銀行、合作社、郵電局、診療所和学校……

寶成鐵路沿綫很多地方，不但物產丰富，而且有許多有名的歷史名勝区。我國唐代偉大詩人李白的故鄉——彰明縣青蓮鄉，就是个風景优美的地方。据歷史記載，李白五歲随他父親由隴西移居到青蓮鄉，二十多歲才出川外游。如今青蓮鄉附近的彰明、江油等地，遺留下很多關於李白的傳說和名勝古迹。青蓮鄉李白幼年讀書的地方，建有太白祠和李白衣冠墓等。李白是喜欢到处漫游的，但当时出外旅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青蓮鄉走出几十里路，就是有名的劍門山区和險峻的陰平古道。李白是尝过蜀道难行的苦头的，所以他在唐明皇因安史之乱向四川奔逃的时候，用“黃鶴之飛尚不过，猿猱欲度愁攀緣”的詩句慨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李白当时也曾幻想过，如能有一种便利的交通工具，讓他乘坐着，度过这些“黃鶴之飛尚不过”的危崖峭壁，到处漫游，那該多好啊！这美丽的想像，就是在青蓮鄉老百姓中間，当着神話傳說了有一千多年的李白騎竹馬的故事。据说，李白因为道路不好走，自己制造了一匹竹馬，騎上它，就可以从青蓮鄉沸花井打墨水，到大小匡山去讀書。这种傳說，正是詩人和詩人家鄉的人民，世世代代夢寐以求的理想。但人們这美丽而丰富的理想，經過了一千多年，都無法实现，今天火車从